

柏拉图、托马斯·阿奎那、尼采、萨特讨论：

“什么是善或正义的生活？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”

1.立论环节

现在，让我们步入那座沐浴在永恒阳光下的哲学广场。空气中弥漫着橄榄树和古老石头的气息。四位思想家已在各自的石凳上就座，一位身着白色长袍的主持人走上前来，广场瞬间安静下来。

****主持人****：尊敬的先生们，欢迎来到这个超越时空的思想殿堂。今天，我们聚集于此，是为了探讨一个困扰着每一个寻求智慧的灵魂的根本问题：“什么是善或正义的生活？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”

这是一个关乎生命目的与存在方式的终极追问。在场的四位，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璀璨的星辰，你们的洞见曾照亮过无数迷茫的心灵。

现在，我宣布，讨论正式开始。首先进入立论环节。我们将按照思想年代的顺序，首先有请来自雅典的伟大哲人，柏拉图先生，为我们阐述他的观点。

******(柏拉图缓缓起身，他身着朴素但质地精良的希腊长袍，目光深邃而平静，仿佛能穿透眼前的景象，望向一个更真实的世界。他环顾四周，向众人微微颌首，然后从容不迫地开口，声音清晰而富有韵律。)******

****柏拉图****：朋友们，爱智者。我们聚集于此，讨论善与正义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。因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，都沉溺于洞穴的阴影之中，将流变的感官幻象当作真实，追逐着荣誉、财富和肉体的欢愉，却从未叩问过，那真正“是”其所是的东西究竟为何。

你们问，什么是善与正义的生活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必须将目光从这个充满生灭、变化不居的可感世界中移开。你们用眼睛看到的桌椅，用耳朵听到的喧哗，用手触摸到的石头的质感——这一切，都只是“摹本”，是那永恒、完美、不变的“理念”的拙劣仿制品。一把现实的椅子会腐朽，但“椅子之为椅子”的那个完美形式，那个“椅子的理念”，是永恒不变的。

同样，一个正义的行为，一个善的举动，之所以是正义和善的，并非因为它碰巧带来了好的结果，而是因为它“分有”了那绝对的、自在的“正义理念”与“善的理念”。这个“善的理念”，它是一切理念的源头，就如同太阳，它不仅使我们得以看见万物，更赋予万物生长与存在的可能。

因此，**善与正义的生活，必然是一种灵魂转向的生活。** 它要求我们挣脱感官欲望的枷锁，从洞穴中转过身去，努力向上攀爬，去认识那个永恒的理念世界。

那么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场“回忆”的旅程。我们的灵魂在降生于这具肉体的牢笼之前，本已居于理念世界，见过一切真理。所谓的学习，不过是通过理性的辩证法，一步步清除意见的尘埃，回忆起那些我们早已知晓的、关于美、关于正义、关于善的永恒真理。

要实现这种生活，灵魂必须达到其内在的和谐与正义。我曾说过，灵魂由三部分构成：**理性**，如同驾驭马车的车夫；**激情**，如同那匹高贵的、渴望荣誉的白马；以及**欲望**，如同那匹桀骜不驯、追求肉体满足的黑马。一个正义的人，就是一个其灵魂由理性主宰，激情辅助理性去制服欲望的人。这样的灵魂是和谐的、健康的，它自然而然地会行正义之事。

而在城邦的层面上，一个正义的国家，也必须模仿灵魂的结构。那些通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哲学训练，最终认识了“善的理念”的“哲人王”，他们——也只有他们——应当成为统治者，用他们的智慧来驾驭整个国家。护卫者以其激情保卫城邦，而生产者则节制其欲望，各司其职。

所以，朋友们，不要再将目光局限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影子了。我们应当过的生活，是

一种**通过哲学修行，净化我们的灵魂，让理性回归其应有的统治地位，最终得以用灵魂之眼凝视那永恒的“善”的理念的生活。** 这才是唯一真实、唯一值得过的生活。其余的一切，不过是梦境中的喧嚣罢了。

(柏拉图说完，平静地坐下，他的话语仿佛仍在广场上空回响，引导着人们的思绪超越眼前的现实。)

****主持人****：感谢柏拉图先生深刻的论述。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通往理念世界的壮丽图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中世纪，有请伟大的神学家与哲学家，托马斯·阿奎那先生，来阐述他的观点。

(阿奎那站起身，他身形魁梧，神情沉静而专注。他的动作不疾不徐，眼中闪烁着逻辑与信仰交织的光芒。他的声音平稳而极具条理，如同在搭建一座坚固的理性大厦。)

****阿奎那****：尊敬的各位。柏拉图先生刚才的论述，确实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真理，尤其是他对超越性之善的追求。但是，恕我直言，将我们身处的这个可感世界贬低为不真实的“摹本”，这恐怕是对造物主杰作的一种误解。

要回答“什么是善与正义的生活”，我们必须首先明确，人存在的目的为何。我们并非偶然被抛入这个世界，而是作为上帝——那自有永有的、纯粹的存在本身——的受造物，被赋予了特定的目的。因此，**善的生活，就是实现上帝为我们设定的自然目的与超自然目的的生活。**

那么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我们应当过一种**理性与信仰相结合**的生活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运用上帝赐予我们的理性。与柏拉图先生不同，我认为知识并非源于对某个彼岸世界的回忆，而是起源于感官经验。我们的理智能够从我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触摸到的具体事物中，抽象出普遍的、本质性的概念。这个世界是真实的、有序的，并且充满了上帝存在的痕迹。正如《圣经》所言，“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”。因此，通过观察事物的运动、因果的链条、万物的等级以及其内在的目的性，我们的理性就能“五路证明”

上帝的存在。

理性的运用，还体现在遵循“自然道德律”。这是上帝的永恒律在我们理性受造物心中的印记。我们无需等待神谕，仅凭理性就能知道，我们应当行善避恶，应当保存生命，应当养育后代，应当寻求真理，应当过社会生活。践行这些自然律所要求的德性——智慧、正义、勇敢、节制——便是善的生活的根基。

但是，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，人的理性在始祖堕落之后已经受损，它本身不足以引领我们达到最终的、超自然的目的。人类的终极幸福，并非仅仅是此世的德性生活，而是在来世获得“荣福直观”，即亲眼面见上帝的本质。这是单靠理性无法企及的领域。

因此，其次，我们的生活必须由信仰来光照和提升。**信仰并不与理性相悖，而是超越理性。** 正如恩典成全自然而非摧毁自然，神圣的启示（记录在《圣经》中，并由教会权威地阐释）为我们揭示了那些单靠理性无法触及的真理，例如“三位一体”和“道成肉身”的奥秘。信仰赐予我们神学三德——信、望、爱，它们将我们导向那终极的、与上帝合一的至福。

所以，总结我的观点：我们应当生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中，运用我们的理性去认识它、去发现其中的自然道德律并努力践行；同时，我们要谦卑地接受信仰的指引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去追求那超越此生的、与上帝合一的永恒幸福。这才是完整而正义的生活，它既肯定了我们在尘世的责任，也指明了我们永恒的归宿。

（阿奎那论述完毕，他微微鞠躬，然后沉稳地坐下。他的话语清晰、严谨，为广场带来了一种秩序井然的逻辑之美。）

好的，辩论的氛围在广场上愈发浓厚。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光辉与阿奎那的系统神学理性交相辉映。现在，是时候让现代思想的疾风骤雨登场了。

主持人：感谢阿奎那先生条分缕析的阐述，他为我们构建了一座连接尘世与天国的宏伟桥梁。现在，思想的钟摆将剧烈地摆向近代。有请德国的先知与爆破者，弗里德

里希·尼采先生，发表他的高见。

(尼采猛地站起身，他的动作带着一种神经质的爆发力。他标志性的浓密胡须下，嘴角似乎挂着一丝嘲讽。他的眼神锐利如鹰，燃烧着火焰，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传统偶像焚烧殆尽。他没有走向讲台中央，而是选择在他自己的位置旁踱步，声音时而如低语，时而如雷鸣，充满了挑衅与激情。)

****尼采**:** (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) 善？正义？你们还在讨论这些！听啊，你们这些智慧的人！你们还在用这些腐朽了两千年的词汇来编织新的裹尸布！柏拉图先生，你用你那苍白的“理念”世界，阉割了生命本身！你教导人们鄙视这个唯一的、真实的、充满力量与欲望的世界，去追逐一个不存在的“彼岸”。你是一切颓废的始作俑者！

而你，阿奎那先生！你不过是把柏拉图的牢笼装点得更精致了一些，在栅栏上挂上了十字架！你用“上帝”、“目的”、“自然律”这些蜘蛛网，试图捕获和驯服生命这头猛兽。你们所谓的“善”，不过是弱者、病患者、失败者出于怨恨而发明出来的毒药！他们因为他们无力在现实中征服、创造、成为主人，便诅咒强者的力量为“恶”，赞美自己的怯懦为“谦卑”，自己的无能为“顺从”，自己的复仇欲为“正义”！这就是你们“善与恶”的谱系！一种****奴隶道德****！

你们问我什么是善的生活？听好了！****善，就是权力意志的增长和强盛感！恶，就是源于软弱的一切！幸福，就是力量增长的感觉——感觉到一个阻力被克服了！****

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我来教你们！我来教你们关于****超人****的道理！

首先，你们必须勇敢地直面一个可怕的事实：****上帝已死！****不是我杀死了他，是你们所有人！是我们用科学的探照灯，用理性的手术刀，杀死了那个曾经给予世界意义和秩序的基督教上帝。现在，我们漂浮在一片无尽的虚无之中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慰藉，没有善恶的最终审判者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，但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！

其次，你们要学会****爱你们的命运（Amor Fati）****！无条件地拥抱生命的一切，无论是高峰还是深渊，无论是创造的狂喜还是毁灭的剧痛。你们要敢于对生命说“是”，并且还要再说一遍！想象一下，这你正在过的、并且已经过的生活，你必须在无数的永恒

中，以一模一样的顺序，再过一遍——这“永恒轮回”的思想，是压垮弱者的巨石，却是强者的福音！一个真正肯定生命的人，会狂喜地迎接这无限的重复！

最后，你们要成为****创造者****！人是一根绳索，连接在动物与超人之间——一根悬于深渊之上的绳索。你们不应寻求安逸，而应将自己当作一个必须被克服的障碍！你们要像骆驼，背负最沉重的虚无；然后变成狮子，在沙漠中对“你应该”的古老巨龙说“不”，为自己赢得自由；最终，你们要成为一个孩子，一个天真的“是”，一个神圣的肯定，一个创造新价值的开端！

所以，别再问什么是“善”的生活了！去问什么是“你的”生活！去成为你自己！超越善与恶，为大地立法，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价值！这，才是唯一值得过的、属于贵族的生活！其余的，不过是“末人”那可怜的、眨着眼睛的、追求安乐的苟活！

****(尼采说完，猛地停下脚步，用他那燃烧般的目光扫视着众人，仿佛在寻找能够听懂他雷霆之语的耳朵。他没有坐下，而是带着一种挑战的姿态站在那里。)****

****主持人****：(在片刻的震撼沉默后，清了清喉咙) 感谢……感谢尼采先生这番振聋发聩的宣告。他用锤子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进行了重估。现在，让我们将舞台交给最后一位发言者，来自巴黎的存在主义核心，让-保罗·萨特先生。

****(萨特站起身，他戴着厚厚的眼镜，嘴里习惯性地叼着烟斗（尽管现在没有点燃）。他的神情严肃而专注，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焦虑感。他的声音不像尼采那样富有戏剧性，但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哲学分量，仿佛每一个词都经过了意识的反复掂量。)****

****萨特****：尼采先生刚才宣告了上帝的死亡，我完全同意。这正是我们一切思考的出发点。但是，他从这个前提中引出的结论——那种对超人、对权力意志的贵族式颂扬——恕我直言，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欺，一种逃避我们处境之严峻性的浪漫幻想。

柏拉图先生和阿奎那先生，你们都预设了一种“人的本质”。一个在理念世界，一个在上帝心中。你们认为，人就像一把裁纸刀，在被制造出来之前，工匠心中早已有了它的蓝图和功用。因此，善的生活就是去符合那个预定的本质。

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因为没有上帝，所以没有预定的人性。对于人来说，**存在先于本质**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人首先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，他遭遇到自己，涌现在世界中——然后，他才定义自己。你，我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最初都一无所知。我们不是别的，正是我们把自己塑造成那种样子。

因此，你们问什么是善或正义的生活？不存在一个写在天上的、客观的答案。**善的生活，就是“真诚地”（authentically）承担起你的绝对自由，并为你的选择负起全部责任的生活。****

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我们应当在清醒的**焦虑（anguish）**中生活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**被判定为自由的（condemned to be free）****。你无法逃避选择。即使你选择不选择，那也是一种选择。你被抛入（thrown into）这个世界，独自一人，没有任何借口。你不能把你的行为归咎于你的童年、你的环境，或者柏拉图先生的“理念”、阿奎那先生的“神恩”。你就是你的选择的总和。

其次，这种自由带来了沉重的责任。当我选择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时，我不仅仅是在为我自己选择，我是在为全人类立法。我通过我的行动，创造了一幅我认为人应当成为的形象。因此，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对全人类的、全面的责任。这种责任感带来的重负，就是“焦虑”。

大多数人无法承受这种焦虑，于是他们逃入**“坏信仰”（bad faith）****之中。他们自欺欺人，假装自己不是自由的。他们扮演着社会规定的角色——一个侍者，一个教授，一个丈夫——假装自己的本质就是这个角色，就像一块石头有其固定的属性一样。他们把自己当作一个“物”（自在存在），来逃避作为“人”（自为存在）的自由与虚无。

所以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？我们应当**介入（engage）****！我们必须行动！通过你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行动，去创造你的本质，去创造价值。在一个本身“荒谬”的、没有意义的宇宙里，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是唯一能够创造意义的存在。而正义的生活，就是为所有人的自由而斗争的生活。因为我的自由，依赖于他人的自由。当我看到他人的

自由被压迫时，我不能置身事外。尼采先生，你所说的“超人”是孤立的，而真正的自由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——尽管这种关系常常是冲突的，因为**他人即地狱**，他人的“注视”总想把我物化。但我们必须在这冲突中，为共同的解放而奋斗。

生活没有预设的剧本。我们是演员，也是作者。善的生活，就是勇敢地写下你自己的剧本，并对每一个字负责。

(萨特说完，将烟斗从嘴边拿下，目光坚定地看向前方。他的话语没有提供任何廉价的慰藉，而是将自由这块沉重的巨石，直接放在了每个听众的肩上。)

质询环节

好的，广场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四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无形中碰撞，激起思想的火花。立论环节结束，现在，是短兵相接的时刻。

****主持人****：感谢四位思想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立论。从理念的彼岸到上帝的阶梯，从权力意志的赞歌到自由的深渊，我们领略了思想的极致风光。现在，进入质询环节。每一位先生将有机会选择您最不认同的一方，进行深入的诘问与反驳。

首先，让我们再次有请柏拉图先生。在听完后面三位的论述后，您希望向哪一位发起质询？

(柏拉图缓缓站起，他的目光越过了身旁的阿奎那，直接落在了那位言辞激烈、充满破坏欲望的尼采身上。他的脸上没有愤怒，而是一种深沉的、如同医生看待病人的忧虑与困惑。)

****柏拉图****：我选择向尼采先生提问。

** (他转向尼采，语气虽然平和，但每个字都带着理性的重量。) **

柏拉图：尼采先生，我听完了你的慷慨陈词，那里面充满了火焰与激情，足以让最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之倾倒。但是，恕我直言，在我听来，那更像是灵魂在发高烧时说出的呓语，而非出自一个健康、和谐的灵魂的真知。

你宣称“上帝已死”，并以此为傲，认为这是解放的契机。你嘲笑我所说的那个永恒的理念世界，将其斥为“彼岸”的谎言。你告诉我们，唯一的真实就是这个不断生成、充满斗争的感官世界，而驱动这一切的，是你所谓的“权力意志”。

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**如果你否定了一切永恒、不变的尺度，如果你宣称“没有事实，只有解释”，那么，你凭什么断言你自己的学说——“权力意志”——是真实的？** 你凭什么说“善就是权力意志的增长”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“解释”吗？如果所有的解释都只是源于特定的生命力，那么你的这套学说，与一个疯子基于他错乱的生命力所产生的胡言乱语，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呢？你用来衡量“高”与“低”、“强”与“弱”的尺子，它本身的根基又在哪里？

你摧毁了一切标准，却又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标准——“权力意志”和“超人”。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就像一个拆毁了所有灯塔的水手，却又声称自己找到了在大海中航行的唯一正确方向。请告诉我，你那方向的根据何在？它难道不也是漂浮在虚无之海上的另一块浮木吗？

尼采：(发出一声响亮的、近乎咆哮的笑声，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) 柏拉图！你这老蜘蛛！你又开始吐丝了！你总想用你那“根据”、“标准”、“真理”的网来捕捉一切！你问我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**不凭什么**！这正是你永远无法理解的地方！

你所谓的“真理”，不过是凝固了的、僵死了的生命！你渴望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，是因为你怯于面对这个世界的生成与毁灭，你害怕变化，害怕痛苦，害怕死亡！你的“理念”世界，是你为自己编织的一个最舒适的坟墓！

你问我的“权力意志”是不是也是一种解释？当然是！但它是一种**上升的、健康的、肯定生命的解释**！而你的“理念论”，是一种**下降的、病态的、否定生命的解释**！衡

量标准不在于谁更“符合事实”——因为根本没有那种独立于我们的“事实”！衡量标准在于：哪一种解释能增强生命？哪一种解释能让人敢于面对深渊，敢于创造，敢于成为太阳？

我的学说不是让你去“相信”的教条，它是一柄锤子！我用它来敲击你们那些空洞的偶像，听听它们的回响！如果一个学说能让你变得更强大、更诚实、更富有创造力，它就是“真”的——对你而言！真理不是被发现的，它是被创造的！它是一个人权力意志的标志！

你问我的尺子在哪里？我的尺子就是**生命本身**！就是那股不可遏制的、想要增长、想要克服、想要成为更多的冲动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它自己就知道什么是对它好的食物，它不需要一本写在天上的食谱！一个高贵的灵魂，它自己就知道什么是高贵的行为，它不需要你那刻在石头上的道德法典！

柏拉图：(平静地摇头，眼神中流露出更深的怜悯) 你看，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只是在用更多的比喻和激情来回避它。你说你的解释是“健康的”、“上升的”，而我的是“病态的”、“下降的”。可是，“健康”与“病态”，“上升”与“下降”，这些不正是需要一个标准来判断的概念吗？

如果没有一个**自在的“健康”理念**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健康，而不是一种看似强壮的癫狂？一匹失控的马，它奔跑得比任何受控的马都快，充满了你所说的“力量”，但它正奔向悬崖。你会说这匹马是“健康”的吗？一个城邦，如果它的统治者充满了你所赞美的“权力意志”，肆意扩张，奴役邻邦，最终引来所有人的围攻而毁灭，你会说这是一个“强大”的城邦吗？

你所谓的“生命本身”作为标准，是所有标准中最危险、最模糊的一个。因为它将欲望与理性混为一谈。我灵魂三分说里的那匹黑马——那代表欲望的马，它充满了生命力，充满了你说的“权力意志”，但若没有理性的车夫去驾驭它，它只会将整辆马车拖入泥潭。

你赞美创造，但创造本身并无价值。一个人可以创造出精美的艺术品，也可以创造出毁灭千万人的瘟疫。若没有一个超越创造行为本身的“善的理念”来指引，创造与毁灭又有何分别？你所谓的“超人”，他凭什么为大地立法？他立的法，凭什么就是好的，而不

是一个更精致、更具毁灭性的暴政？你最终所依靠的，不过是强者的任性罢了。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哲学，正是为了用永恒的真理来约束和引导这种任性。

****尼采****：(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) 暴政？任性？柏拉图，你所谓的“理性”，才是最残暴的暴君！它用统一的、普遍的、灰色的概念，去压制和扼杀一切个别的、独特的、色彩斑斓的生命！你害怕那匹黑马，因为你害怕生命本身那野性的、不可预测的力量！你宁愿让一个平庸的车夫把两匹马都累死在平坦的大道上，也不愿让它们在山野间自由驰骋！

你说奔向悬崖的马？是的！正是如此！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危险的实验！在悬崖边上跳舞，这才是生命的极致！你们这些寻求安稳的人，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一点！你们宁愿在洞穴里看着安全的影子，也不愿走出洞口，哪怕会被太阳灼伤眼睛！

你说我的“超人”会带来暴政？恰恰相反！你们的“哲人王”，那种自以为掌握了唯一“善”的理念的人，才会带来最可怕的暴政！因为他会以“真理”和“善”的名义，理直气壮地去修剪、去改造、去切除所有不符合他那完美蓝图的部分！而我的超人，他首先是****克服自己****的大师！他为自己立法，他用最严苛的纪律锤炼自己！他不是去奴役他人，而是像太阳一样，情不自禁地发光、发热、赠予！他的强大不在于压迫，而在于满溢！

你问创造与毁灭的分别？对于生命这棵大树而言，凋落的旧叶与长出的新芽，都是它生命过程的一部分！你们总想把“善”从“恶”中摘出来，就像想只要白天不要黑夜一样愚蠢！痛苦、毁灭、邪恶，这些都是增强生命的兴奋剂！一个从未经历过深刻痛苦的灵魂，必然是肤浅的！

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根本的，柏拉图。你站在生命之外，想要给它画一张地图。而我，就站在生命的洪流之中，我就是那洪流本身！你永远无法用你的逻辑网捕捉到我。这场对话，对你我而言，恐怕是无法调和的。你继续守护你的理念坟墓吧，而我，要走向我的大海！

******(尼采说完，便不再看柏拉图，而是将目光投向远方，仿佛已经厌倦了这场注定没有结果的辩论。他的姿态表明，在他看来，与柏拉图的对话已经结束。)******

****主持人**:** (感受到两人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) 看来，柏拉图先生与尼采先生之间的分歧，确实触及了思想最深的根基。一方寻求永恒的秩序，另一方拥抱生成的混沌。这确实是无法轻易调和的。那么，我们的第一轮质询就到此结束。

好的，尼采与柏拉图之间激烈的思想碰撞言犹在耳，广场上的气氛紧张而又令人兴奋。现在，轮到逻辑严谨的经院哲学家发言了。

****主持人**:** 感谢两位先生刚才那场直击灵魂的交锋。现在，让我们有请托马斯·阿奎那先生。在听完所有人的立论，尤其是刚才的辩论之后，您希望向哪一位发起您的质询？

******(阿奎那沉稳地站起身。他没有像尼采那样焦躁，也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带着忧虑，他的神情一如既往地平静而专注，仿佛眼前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被精确分解和论证的逻辑难题。他的目光扫过众人，最终停留在了刚刚结束发言的萨特身上。)******

****阿奎那**:** 我选择向萨特先生提问。

******(他转向萨特，微微颌首以示礼貌，然后用他那清晰、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开始了他的质询。)******

****阿奎那**:** 萨特先生，我仔细聆听了你的学说。你与尼采先生一样，都从一个共同的前提出发，即“上帝不存在”。但你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你强调人的“绝对自由”以及随之而来的“绝对责任”。你宣称“存在先于本质”，人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和价值。

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******如果宇宙本身是“荒谬”的，没有任何固有的意义或秩序，那么你所说的“责任”，究竟是对谁负责？****** 责任这个概念，必然蕴含着一个更高的审视者或一个客观的标准。一个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；一个公民对城邦的法律负责。如果既没有上帝这位最终的审判者，也没有柏拉图先生所说的那个善的理念，甚至没有一个先

定的人性作为标准，那么你的“责任”二字，就变得空洞无物了。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的、主观的心理感受，一种“我觉得我应该负责”的感觉。但这种感觉的根据何在？它为何具有普遍的约束力？

你接着说，当你选择时，你是在为全人类立法。这听起来很高尚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，一个“坏人”，他真诚地选择了邪恶——他选择成为一个虐待者，一个毁灭者，并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自由，并愿意承担他行为的“后果”——按照你的理论，他似乎也同时“真诚地”创造了他的本质。他同样在为人类立法，只不过他立法的内容是“人应当是虐待者”。你凭什么说他的选择是“坏”的，而另一个选择帮助他人的人是“好”的？如果不存在一个先于我们选择的、客观的“善”，那么“善”与“恶”的区别，不就沦为了个人任意选择的结果吗？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危险的相对主义吗？

****萨特**:** (将手中的烟斗握紧，镜片后的双眼闪烁着思辨的光芒。他没有立刻反驳，而是先让阿奎那的问题在空气中充分展开，然后才开口，语速不快，但充满力量。)

****萨特**:** 阿奎那先生，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关键，它正是我哲学的核心。你习惯于在一个有上帝、有秩序、有预设目的的世界里思考，所以你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世界如何可能建立起道德。

你问，对谁负责？我告诉你，****我首先是对我自己负责，并且，通过我，对所有其他人负责。**** 你说责任需要一个更高的审视者，这是你的误解。责任的根源不是来自外部的审判，而是来自自由本身的内在结构。因为我是自由的，所以我就是我行动的唯一来源，我无法将我的存在归咎于任何他人或他物。我就是我行动的作者，我必须为我的作品签名。这就是责任的根源，它不需要上帝。

你问，这种责任感为何有约束力？它的约束力就来自于“焦虑”。当我意识到我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“人”的形象时，我不可能不感到一种巨大的、压倒性的责任。这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抛弃的主观感觉，它是自由意识的必然伴随物。一个没有感到这种焦虑的人，只是因为他活在“坏信仰”中，他在自欺。

现在，来谈你那个“真诚的坏人”的例子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实验。首先，我必须澄清，我所说的“真诚”，并不是指“随心所欲”。“真诚”是指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自由，并承担其后果。一个虐待者，如果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说“我童年不幸”或“我天

性如此”，那他就是在“坏信仰”中。

但是，如果他真的如你所说，完全“真诚”地选择了邪恶，并宣称“人就应该虐待他人”呢？这里，你混淆了两种东西：**个体的任意选择**和**对自由本身的尊重**。我的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价值前提，那就是**自由本身**。当我选择时，我必须选择去尊重所有人的自由。因为我的自由，是与其他人的自由紧密相连的。如果我选择去奴役他人、虐待他人，我实际上是在否定自由这个普遍价值，我是在试图将他人变成一个“物”（自在存在）。这样做，我不仅否定了他的自由，也最终否定了我自己的自由，因为我把自己置于一个“人可以被物化”的世界里。

因此，一个“真诚的”选择，必然是一个**肯定自由**的选择。一个选择去压迫他人的行动，其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和“坏信仰”的成分，因为它在行使自由的同时，却在摧毁自由。所以，我完全可以判断他的选择是“坏”的，因为它与自由这个唯一的、我们无法逃避的价值基础相矛盾。我所说的相对主义，不是价值的虚无，而是价值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创造，但这个创造，必须在一个尊重所有创造者（即所有自由的人）的前提下进行。

阿奎那：(耐心地听完，然后再次开口，他的论证如同精密的仪器，一步步推进)

阿奎那：萨特先生，我必须指出，你的回答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跳跃。你从“我是自由的”这个事实，直接跳到了“我必须尊重所有人的自由”这个价值判断。恕我直言，这个跳跃是没有根据的。

你承认你的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价值前提，那就是“自由本身”。但你并没有说明，这个价值前提是从何而来的。如果宇宙是荒谬的，如果不存在任何先定的价值，那么“自由”为何就自动成为了一个必须被尊重的、普遍的价值呢？为什么不是尼采先生所说的“权力”？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东西？

你说，一个压迫他人的人，是在否定自由这个普遍价值。但是，为什么他“必须”要肯定这个普遍价值呢？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，他完全可以说：“我就是选择否定一切普遍价值，包括自由。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自由，我通过践踏他人的自由来感受和扩张我自己的自由。”在你的体系内，你似乎无法反驳他，因为你已经抽掉了任何可以用来评判他的客观标准。你最终只能说“我选择不那样做”，而他可以说“我选择那样

做”，你们之间没有了对错之分。

你看，你试图在没有上帝、没有自然律的沙滩上建造一座道德大厦。你用“自由”和“责任”作为砖块，但地基却是不稳的。你最终不得不偷偷地预设一个价值——“自由是好的，是必须被普遍尊重的”——但这个预设，在你的无神论和“存在先于本质”的框架下，是无法被证明的。

而我的体系则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们之所以要尊重他人，不是因为一个抽象的“自由”，而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肖像所造的，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、理性的本性，并且我们都被同一个“自然道德律”所约束。这个“善”是客观的，是先于我们选择的，它根植于存在的结构本身，最终源于那纯粹存在——上帝。这才是坚实可靠的根基。你的自由，若没有这个根基，最终只会漂流到虚无之中。

****萨特****: (脸上露出一丝夹杂着不耐烦和坚毅的神情)

****萨特****: 阿奎那先生，你又回到了你的老路上！你总想为一切事物寻找一个外在的、绝对的担保！一个“上帝”，一个“自然律”，一个“客观的善”！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人自己来承担全部重量的世界！

我那个“自由是根本价值”的前提，不是我“偷偷预设”的！它是从人的存在境况中****直接显现****的！它不是一个需要被“证明”的公理，它是我们无法逃避的****事实****！你、我、所有人，我们首先体验到的，不是上帝的律法，而是我们自己被抛入世界、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这个处境！自由不是一个我“选择”去信奉的价值，它是我存在的****模式****！我不可能不自由！

所以，问题不在于“我为什么要尊重自由”，而在于，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是自由的，并且这种自由就是我作为人的全部尊严所在时，我****如何能够****在逻辑上一致地去否定他人的自由，而不陷入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？

那个你所说的彻底的虚无主义者，他说“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自由”。很好。但他必须明白，他所处的这个世界，是由无数个像他一样的自由个体构成的。如果他宣称“我可以为了我的自由而践踏你的自由”，那么他也必须同时接受“你也可以为了你的自由而践

TA 我的自由”这一法则。他将把自己置于一个霍布斯式的、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。在这个战争中，自由本身也变得毫无保障，随时可能被更强者剥夺。所以，为了**保障**我自己的自由，我也必须意愿一个所有人的自由都能得到保障的世界。这不是出于什么外在的命令，而是出于自由本身逻辑上的要求。

你所谓的“坚实的根基”，对我来说，那不过是人类为逃避自由而发明的最精致的“坏信仰”。你们躲在上帝的身后，假装一切价值都是被预先规定好的，这样你们就不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那令人眩晕的责任了。你们说我是建立在沙滩上，而我认为，你们是睡在摇篮里！人类已经成年了，阿奎那先生！我们必须站起来，直面这个没有上帝的、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意义的世界。我们之间的分歧，就在于你是否敢于放弃那个最终的、虚幻的担保。看来，你不敢。因此，我们的讨论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

（萨特说完，靠回到他的石凳上，他知道，他与阿奎那之间的鸿沟，是信仰与无神论之间永恒的鸿沟，是寻求担保者与承担孤独者之间的区别，这同样是无法调和的。）

主持人：看来，阿奎那先生与萨特先生的辩论，也触及了道德根基这一核心问题。一方认为善源于神圣的客观秩序，另一方则认为善是在绝对自由中对自由本身的承担。这同样是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。第二轮质询到此结束。

好的，广场上的思想交锋愈发激烈。柏拉图与尼采的对决是秩序与生成的对抗，阿奎那与萨特的辩论则是神圣根基与人类自由的交锋。现在，轮到那位手持锤子的哲学家，向他所鄙视的现代观念发起攻击了。

主持人：感谢阿奎那先生和萨特先生的深刻辨析。现在，让我们将质询的权力交给弗里德里希·尼采先生。尼采先生，在听完刚才的讨论后，您希望向哪一位发起您的挑战？

（尼采站起身，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目光如利剑般直刺萨特。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，仿佛看到了一只在自己织的网中挣扎的蜘蛛。）

****尼采**：我选择这个巴黎人，这个萨特！**

******(他向前走了两步，与萨特之间的距离更近了，声音中充满了辛辣的嘲讽。)******

****尼采**：**萨特先生，我听了你和那个神学家的辩论。你们俩就像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争吵不休！他需要一个上帝来保证他的道德，而你，你这个聪明的现代人，你把上帝赶走了，却又偷偷地把他最重要的遗产——****道德本身****——保留了下来！

你宣称“上帝已死”，然后你立刻就因为这个事实而感到“焦虑”、“被抛弃”、“责任沉重”！哈！你就像一个刚刚挣脱锁链的奴隶，却因为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而痛哭流涕！你根本没有理解“上帝已死”的真正含义！它的意思是：****一切价值都必须被重估！****而你做了什么？你把基督教道德那套最核心的东西——平等、怜悯、为他人负责——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，只是给它换上了一个“自由”的标签！

我的问题是：****你所谓的“为全人类立法”，不正是基督教“爱邻如己”的苍白回响吗？你所谓的“尊重所有人的自由”，不正是民主制、社会主义运动中那种“人人平等”的奴隶起义的哲学翻版吗？****

你害怕我所说的强者，你害怕那种能够超越平庸大众、创造自己价值的“超人”。所以你发明了一套理论，让每个人都背上“对全人类负责”的十字架，以此来束缚和拉平所有人！你所谓的“自由”，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——那种征服、创造、扩张的自由——而是一种谨小慎微的、被责任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、病态的自由！

你声称你的价值基础是“自由本身”。可笑！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“自由”？为什么不是“力量”？为什么不是“美丽”？为什么不是“高贵”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！因为你仍然是一个****颓废者****！你仍然被基督教-民主制的价值判断所毒害！你不敢直面这个世界的真相：生命是不平等的！力量和天赋是天生不平等的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！你的哲学，不过是为弱者、为大众、为“末人”提供的一种新的自我安慰罢了！你告诉我，你如何反驳这一点？

****萨特**：**(冷静地看着尼采，他并没有被对方的激情所感染，而是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，准备解剖对方的论点。他缓缓地将烟斗放在一边。)

****萨特****: 尼采先生，你的谩骂很精彩，但你的理解力却很贫乏。你把我当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道德家，这说明你根本没有听懂我所说的“自由”和“责任”的真正含义。

你问我为什么选择“自由”而不是“力量”？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！我不是在一个价值超市里，挑选我喜欢的商品！我不是“选择”了自由，我是****发现****了我无法不自由！这是一个现象学的事实，一个关于意识结构的描述，而不是一个道德偏好！一个瘫痪在床的人，他仍然是自由的——他可以选择接受、反抗、绝望或自欺。一个被你所谓的“强者”踩在脚下的人，他仍然是自由的——他可以选择屈服、憎恨或在内心蔑视。意识的本质就是自由，就是对世界的超越，就是那个将“无”带入存在的裂缝。你所说的“力量”、“美丽”，这些都是“自在”层面的属性，是物的属性。而“自由”，是“自为”的结构，是人的存在方式。你把两者混为一谈了。

你嘲笑我的“责任感”是基督教的遗产。你又错了。基督教的责任，是对一个全知的、全能的上帝负责。那是一种来自外部的、有奖惩机制的责任。而我所说的“焦虑”，恰恰是因为****没有****上帝，****没有****任何外部的担保！我的责任感不是源于对惩罚的恐惧或对天堂的渴望，而是源于我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意义来源的孤独处境！这是一种创造者的责任，而不是一个奴隶对主人的责任。这两者有天壤之别！

你颂扬不平等，颂扬等级。很好。但你所谓的“超人”，他如何确认自己的“高贵”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比较，通过他人的承认，或者通过压迫他人。在他压迫他人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了。他需要一个“弱者”来证明自己的“强大”。他看似独立，实则被他与他人的关系所束缚。他人的“注视”同样会把他变成一个物——一个“强者”的物。

而我所说的自由，是更根本的。它不依赖于与他人的比较。它就是意识本身。你所谓的“超人”，如果他真的存在，他也必须首先面对他自己那无法逃避的、结构性的自由。他同样要为他的每一个“创造”承担责任。你试图用一种诗意的、贵族式的幻想，来逃避这个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、严酷的形而上学处境。你指责我为弱者提供安慰，而你，尼采先生，你是在为那些渴望成为强者却又不愿承担真正自由之重的人，提供一种英雄主义的麻醉剂！

****尼采****: (笑声更加响亮，充满了轻蔑)

****尼采****: 麻醉剂? 哈! 你把一个健康人对力量的渴望, 称为“麻醉剂”! 你把一个高贵灵魂对创造的激情, 称为“幻想”! 萨特, 你的灵魂里只有蜘蛛和灰尘!

你还在喋喋不休你那“意识的结构”! 你所谓的“现象学事实”, 不过是你自己那被恐惧和怨恨所塑造的意识的投射! 你从一个病人的视角出发, 然后宣称整个世界都是一所医院!

你说我的超人需要弱者来证明自己? 大错特错! 太阳发光, 需要黑暗来证明它的光明吗? 雄鹰翱翔, 需要麻雀来证明它的高度吗? 不! 强大的生命是自我肯定、自我满溢的! 它赠予, 不是因为它“负责”, 而是因为它过于富有, 不得不流溢出来! 它征服, 不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奴隶, 而是因为它生命力的本能就是扩张! 你用你那奴隶的心理学, 去揣度主人的灵魂, 结果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!

你说我逃避? 我恰恰是拥抱了一切! 我拥抱了不平等, 拥抱了斗争, 拥抱了毁灭! 而你呢? 你嘴上说着“没有上帝”, 却又拼命想抓住“普遍性”、“为人类立法”、“尊重他人”这些救命稻草! 你才是那个真正不敢面对深渊的人! 你站在深渊边上, 吓得浑身发抖, 然后你把这种发抖的感觉命名为“焦虑”, 并把它当成一种深刻的哲学发现!

你的“自由”, 是一种所有人都“拥有”的、毫无差别的、廉价的自由! 就像每个人都有影子一样! 而我所说的自由, 是****赢得****的! 是****争夺****来的! 是少数人通过最严酷的自我纪律和斗争才能达到的状态! 它不是起点, 而是终点!

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你继续在你的小资产阶级咖啡馆里, 为你的“责任”而“焦虑”吧。而我, 要去攀登我的高山, 那里空气稀薄, 不适合你们这些需要“他人”来呼吸的肺!

******(尼采猛地转身, 不再理会萨特。对他而言, 萨特的哲学不过是现代瘟疫——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——的又一个症状, 不值得再浪费唇舌。他已经做出了他的诊断。)******

****主持人****: (在尼采掀起的思想风暴中, 努力稳住场面) 看来, 尼采先生与萨特先生之间的交锋, 揭示了对“自由”这一概念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。一方视之为与生俱来的存

在结构，另一方则视之为需要后天赢得的权力状态。这同样是难以弥合的鸿沟。第三轮质询到此结束。

好的，广场上的辩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柏拉图、阿奎那、尼采都已完成了他们的质询，思想的利剑在空中交错。现在，轮到最后一位思想家，存在主义的旗手，来选择他的对手了。

****主持人****：感谢尼采先生和萨特先生刚才那场火花四溅的对决。现在，我们质询环节的最后一位发言者，有请让-保罗·萨特先生。萨特先生，听完了所有人的观点以及前面三轮的交锋，您希望向哪一位发起您的质询？

******(萨特缓缓站起，他推了推眼镜，目光在剩下的三位思想家身上扫过。他与阿奎那的争论已经触及了信仰的边界，与尼采的交锋则是两种现代性的对决。最终，他的目光回溯到了源头，落在了那位为西方哲学奠定基调的雅典哲人——柏拉图身上。)******

****萨特****：我选择向柏拉图先生提问。

******(他的语气比之前质询阿奎那时更为严肃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要挑战的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根基。)******

****萨特****：柏拉图先生，我怀着敬意聆听了您的教诲。您对真理的执着，您对用理性构建理想城邦的热情，都令人钦佩。但是，恕我直言，您的整个哲学体系，从根基开始，就是一种宏大的、精致的****“坏信仰”****。它是一种对人类真实处境的系统性逃避。

您无法忍受这个充满了偶然、变化和死亡的可感世界，于是您发明了一个永恒、完美、不变的“理念世界”作为避难所。您无法忍受人必须在行动中创造自己的价值，于是您宣称“善”的理念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们只需要去“回忆”和“认识”它。您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：“你们无需为自己的存在负责，因为你们的本质早已被规定好了；你们无需为创造价值而焦虑，因为价值早已存在于彼岸。”

我的问题是：**您如何能够证明，您所说的那个“理念世界”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不是您为了逃避存在的荒谬性而构建出来的一个心理慰藉？**

您用了“洞穴比喻”，非常精彩。但您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根本就没有洞穴之外？也许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就是这些摇曳的、稍纵即逝的影子？您所谓的“走出洞穴”，会不会只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欺，是从一个梦境逃入了另一个被您命名为“真实”的梦境？

您强调“理性”的统治地位，要求它去驾驭激情和欲望。但您所谓的“理性”，不也正是您为了维护那个想象出来的永恒秩序，而赋予其特权的一种官能吗？它凭什么就是最高贵的？尼采先生赞美权力意志，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他，但我至少承认，欲望、激情、行动，这些才是构成我们具体存在的、活生生的材料！您却要求我们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“理念”，去压抑和否定我们最真实的存在本身。

您教导人们去认识“善”的理念，并以此为生活的准则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，他终其一生也未能用他的“理性”之眼看到那个“善”，按照您的理论，他的生活是否就毫无价值、毫无意义了呢？一个没有读过您的《理想国》的、朴素的工匠，他勤勤恳恳地工作，他爱他的家人，他凭着朴素的情感去帮助邻人——难道他的生活，就因为没有“认识到善的理念”，而比一个终日沉思理念却对现实世界毫无作为的哲学家更低等吗？您的哲学，最终是否导向了一种最极致的智力精英主义，将绝大多数人的具体生活都贬低为不真实的、无价值的幻影？

柏拉图：(平静地听完萨特的连番诘问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波澜，仿佛早已预料到这类来自感官世界的挑战。他缓缓起身，目光清澈而坚定。)

柏拉图：萨特先生，你的问题充满了现代人特有的焦躁与怀疑。你们这一代人，似乎因为失去了对神的信仰，便转而拥抱了虚无本身，并将其命名为“自由”与“真实”。

你问我如何“证明”理念世界的存在。这是一个典型的、被感官经验所局限的问题。你想要一个像证明这块石头存在一样（用手触摸）的证明。但对于超越感官的事物，你必须使用超越感官的工具。这个工具，就是**理性**与**数学**。

请你想一想，一个几何学家，当他画一个三角形时，他画在沙地上的那个三角形，必然是不完美的。它的线不是绝对直的，它的角加起来也不可能精确地等于两个直角。但是，他所研究和证明的，是那个**完美的、只存在于思想中的“三角形本身”**。关于这个“三角形理念”的一切真理，比如勾股定理，是永恒不变的，它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具体的、画出来的三角形。难道你能说，这个完美的“三角形理念”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一种“心理慰藉”吗？如果它不存在，那么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又是什么呢？

数学向我们昭示了，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感官的、可以通过纯粹理性来把握的真理世界。那么，从“三角形的理念”推及到“美的理念”、“正义的理念”，乃至最高的“善的理念”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、必然的推论吗？如果连几何真理的客观性你都要怀疑，那么我们之间的一切对话都将失去根基。

你问，也许根本没有洞穴之外？如果真的如此，那么我们连“我们在洞穴中”这个判断都无法做出。只有当你预设了一个“光明”的可能性，你才能意识到你正身处“黑暗”。你之所以能谈论“荒谬”、“虚无”，正是因为你的灵魂中，还残存着对“意义”和“秩序”的模糊回忆和渴望。你所谓的“自由”，那种在虚无中漂浮的感觉，正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灵魂所发出的哀嚎。

你为那个朴素的工匠辩护。这很好。但是，一个工匠之所以能造出一张有用的床，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关于“床之为床”的理念或样式，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。他是在模仿那个“床的理念”。同样，一个善良的人，他的行为之所以是善的，正是因为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“分有”了“善的理念”。他可能不认识这个理念，就像一个只懂得唱歌的歌手不理解乐理一样。但是，一个既懂得唱歌又理解乐理的音乐家，难道不比前者更接近音乐的本质吗？一个不仅行善，而且**知道**何为善、为何要行善的哲学家，他的灵魂难道不比一个仅仅凭着模糊情感行善的人，处于一种更和谐、更清醒、更接近真理的状态吗？

我并非贬低具体的生活，我是在为具体的生活寻找一个坚实的、永恒的根基。没有这个根基，你们所谓的“行动”、“创造”、“介入”，都不过是水上的浮萍，风中的落叶，最终的归宿，只能是你自己也承认的——“恶心”与“徒劳”。你们不是在拥抱真实，你们是在放弃对真实的寻求。

萨特：(摇了摇头，眼神变得更加锐利)

****萨特****：柏拉图先生，你用数学的例子来类比，这恰恰暴露了你的问题所在。数学的理念，比如“完美的三角形”，它是一个****抽象概念****，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。它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确定性，但它没有****存在****！它存在于思想中，而不是在一个独立的“理念世界”里。你混淆了概念的有效性和存在的真实性。

而“善”、“美”、“正义”，这些更是与人的具体情境和选择密不可分的价值概念。它们不是像三角形一样可以被精确定义和推演的。一个在战争中为了保护战友而杀死敌人的行为，它是“正义”的还是“非正义”的？这取决于你看待它的角度，取决于你在何种情境下做出何种选择。根本不存在一个唯一的、永恒的“正义理念”可以给你提供现成的答案。你试图用数学的僵硬模板，去裁剪活生生的人类境遇，这是你哲学的根本错误。

你说我之所以能谈论“荒诞”，是因为我心中有对“意义”的渴望。恰恰相反！我之所以谈论“荒谬”，是因为我清醒地看到了这个世界****就是****没有内在意义的！它就在那里，庞大、沉默、偶然。而意义，是我，是我们，通过我们的行动和计划，****投射****到这个世界的！意义不是被“回忆”的，而是被“创造”的！你把创造的重担，置换成了一个认识的任务，这正是我所说的“坏信仰”！

至于那个工匠，他造床，不是因为他心中有什么“床的理念”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****计划****（project）******！他要造一个可以睡觉的东西，他有具体的材料，他有特定的技能。他的行动是面向未来的，是具体的，是“介入”世界的。而你的哲学家呢？他沉思着“床的理念”，却可能连一根钉子都敲不直。

你最终还是回到了那个根本性的分野上：你认为本质先于存在，而我认为存在先于本质。你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去“成为”一个预先规定好的“人”，而我认为人活着，就是去****发明****人是什么。你的世界是封闭的、完整的、令人安心的。我的世界是开放的、未完成的、令人焦虑的。我承认，我的道路更艰难，但它至少是诚实的。而你的道路，无论多么宏伟，都只是一条通往美丽幻觉的道路。我们之间，隔着的是人是否敢于直面自身自由的勇气。看来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。

******（萨特说完，便坐了下来。他知道，他与柏拉图先生的对话，是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终极对决，是人类自由的创造性与永恒秩序的规定性之间的对决。这道鸿沟，自哲学诞生之日起便已存在，并将永远存在下去。）******

****主持人****: 感谢萨特先生和柏拉图先生。这场跨越两千多年的对话，让我们看到了两种哲学气质的根本差异。质询环节到此全部结束。四位思想家都已明确了自己的立场，并与他们最不认同的对手进行了深入的交锋。思想的火种已经点燃，接下来，将是更加激烈的自由讨论时间。

自由讨论

好的，质询环节的短兵相接告一段落，但空气中的思想张力却达到了顶点。四位哲学家如同四颗引力巨大的星体，彼此牵引、排斥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力场。现在，讨论将进入最不可预测、也最精彩的阶段。

****主持人****: 先生们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。现在，我宣布，自由讨论正式开始。你们可以针对刚才讨论中的任何观点进行补充、反驳或延伸，也可以向任何人自由提问。规则很简单：思想的交锋将自然引导发言的顺序。那么，谁愿意为我们开启这场自由的盛宴？

******(主持人话音刚落，尼采便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。萨特与柏拉图的对话，特别是萨特对“创造”和“自由”的论述，显然再次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。他的目光同时扫向萨特和柏拉图，充满了不屑与战斗的欲望。)******

****尼采****: 够了！我听够了你们这些关于“根基”和“责任”的陈词滥调！柏拉图，你这个老迈的理想家，还在用你那数学的僵尸来为你的道德幽灵招魂！而你，萨特！你这个巴黎的十字架织造者！你把柏拉图的“理念”换成了“普遍的自由”，把他的“回忆”换成了你的“焦虑”，你以为你就现代了吗？不！你只是在用新的材料，为同一个奴隶道德的偶像镀金！

你们俩都在害怕！柏拉图害怕流变，所以他逃向永恒；萨特害怕孤独，所以他逃向“为全人类负责”的集体！你们所谓的“善的生活”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一种******群居动物的道德

**！一种为了让羊群能够安稳吃草而制定的规则！

萨特，你刚才说得最可笑的一句话是：“为了保障我自己的自由，我也必须意愿一个所有人的自由都能得到保障的世界。”哈！这是何等怯懦、何等精于算计的小商人逻辑！一个真正高贵的灵魂，他的自由是**满溢**出来的，是**赠予**的，他根本不屑于去“保障”它！他敢于将自己的自由置于危险之中，因为危险正是刺激他生命力的食粮！你所谓的“保障”，不过是弱者们为了防止被强者吞噬而发明的契约！你的“自由”，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、可怜的自由！

萨特：(立刻站起，针锋相对) 尼采，你又在用你那套诗意的比喻来回避理性的分析！你所谓的“高贵的灵魂”，他生活在真空中吗？他不需要吃饭、不需要走路、不需要与他人打交道吗？只要他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就处于**情境 (situation) **之中！他就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！

你所谓的“赠予”，听起来很高尚。但一个奴隶主，他也可以“赠予”他的奴隶一些食物和休息时间。这能改变他们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吗？不！你所谓的“满溢”，如果它建立在对他人的物化和奴役之上，那它就不是自由的彰显，而是“坏信仰”的极致！因为这个“高贵的灵魂”为了维持自己的“高贵”，就必须把他人看作是低于自己的、可供利用的工具！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“主人”的角色，一个物！他同样放弃了作为“人”的、那令人不安的自由！

你嘲笑我的自由需要保障。是的，没错！因为自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！它是在一个由无数自由个体构成的世界中展开的！我要求保障所有人的自由，不是出于怯懦，而是出于逻辑上的一致性！因为我不能在享受我的自由的同时，却默许一个可以随时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的原则存在。那样的世界，最终连你那“高贵的灵魂”也无法幸免，因为总有比他更强的力量出现！你的哲学，最终导向的，就是你所鄙视的霍布斯式的丛林！

阿奎那：(在萨特和尼采激烈的争吵中，他沉稳地站了起来，他的介入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激流，试图稳定住混乱的局面。他首先转向萨特，然后目光扫向尼采。)

阿奎那：两位先生，请恕我打断。你们的争论，恰恰证明了一点：当人试图只依靠自身来建立价值体系时，必然会陷入无休止的矛盾。

萨特先生，你要求逻辑上的一致性，要求普遍地尊重自由。这很好，这说明你的理性中还存在对“共同善”的向往，这正是“自然法”的微弱回声。但是，如我之前所指出的，你无法为这个“向往”提供根基。你最终只能依靠一种脆弱的、人与人之间的契约。

而尼采先生，你看到了这种契约的脆弱性，于是你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赞美强者的意志。但你所谓的“强者”，他的意志为何就是“善”的？这完全是任意的。如果一个强者，他的意志是让所有人都陷入痛苦，以此来感受他的“满溢”，这难道也是值得称颂的吗？你们都抛弃了那唯一的、客观的善的源头，于是你们一个掉入了无法自证的普遍主义，另一个掉入了无法约束的个人主义。

你们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出路。那就是承认，善与正义，既不是源于人类脆弱的契约，也不是源于强者任意的意志，而是源于一个超越人类的、自有永有的、其本质即是善本身的存在——那就是**上帝**。上帝的永恒律，是我们一切道德的基础。我们通过理性可以认识到它的部分（即自然法），通过信仰可以领会它的全部。只有在这个框架下，萨特先生你所追求的普遍性和对他人的尊重，以及尼采先生你所向往的超越性和力量，才能被统一起来。因为真正的力量，是服务于至善的力量；真正的自由，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的自由——“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”。

****柏拉图****：(在阿奎那发言后，他缓缓起身，眼中带着一丝赞许，但更多的是想要澄清的意图。他看向阿奎那，也看向其他人。)

****柏拉图****：阿奎那神父，你说得很好。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超越于人类主观意志的客观标准。你将其称为“上帝”，我将其称为“善的理念”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比那两位陷入现代迷雾的朋友要看得更清楚。

但是，我必须指出，将这个最高的善人格化为一个“上帝”，并引入“信仰”和“启示”的领域，这其中蕴含着危险。因为它可能导致理性的退位。一旦我们说某些真理是“超越理性，只能信仰”的，那就为各种非理性的教条打开了大门。

我所说的“善的理念”，它不是一个需要你去“信仰”的神，而是一个需要你的****理性****去****认识****的最高实在。通往它的道路，是艰苦的哲学训练和辩证法，是灵魂的净化与转

向，而不是一次神秘的“恩典”或“启示”。这条道路对每一个拥有理性灵魂的人都是敞开的，它不依赖于特定的历史事件或经文。

尼采和萨特的問題，根源在于他们放弃了理性本身的力量。他们一个用激情，一个用意志，来取代理性在灵魂中应有的统治地位。这必然导致混乱。尼采的“超人”，不过是我所描述的僭主（Tyrant）的理想化形象——一个其灵魂被最强大的欲望所统治的人。而萨特的“自由人”，则像一个没有车夫的马车，任由马匹（选择）将他随意拖向任何方向，并美其名曰“创造”。

所以，问题的核心，不是在上帝与虚无之间选择。而是在**理性与非理性**之间选择。我们是应当让灵魂中最神圣的部分——理性——去引领我们，去认识那永恒的秩序与善；还是应当放纵灵魂中更低等的部分，在流变的感官世界中随波逐流？这才是真正的分野所在。

****尼采**:** (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大笑)

****尼采**:** 柏拉图！你这最伟大的演员！你还在扮演那个“理性”的信徒！你所谓的“理性”，难道不也是一种意志吗？一种想要整理、简化、支配这个世界的**权力意志**！你害怕混沌，所以你的“理性”意志要创造出一个有序的、可预测的“理念世界”！你和阿奎那，你们的神和你的理念，不过是你们各自的权力意志所投射出来的巨大阴影！你们才是最不诚实的人，因为你们不敢承认自己行为背后的意志！

而我，至少我诚实！我承认一切都源于权力意志！

萨特，你也是！你所谓的“选择自由”，不也是一种意志吗？一种想要成为自己原因的、想要扮演上帝的、可怜的意志！

你们所有人，都在玩着意志的游戏，却只有我一个人敢于大声说出这个名字！你们所谓的“善的生活”，就是**软弱的意志**为自己编织的催眠曲！而我所说的生活，是**强大的意志**为自己谱写的凯旋歌！你们继续讨论你们的幽灵吧！我要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了！

** (尼采说完，猛地一挥手，仿佛要扫开这广场上沉闷的空气。他不再看任何人，径直向广场边缘走去，他的背影带着一种决绝的、不屑于再争辩的孤傲。他似乎已经判定，这里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，对话已经失去了意义。) **

萨特： (看着尼采离去的背影，然后转向剩下的两人)

萨特： 他走了。他总是这样，用宣告来代替论证。但是，柏拉图先生，阿奎那先生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依然存在。尼采说我们都在玩意志的游戏，从某种意义上，他触及了一点——那就是，我们都在做出一个根本性的**选择**。

阿奎那先生，您选择了信仰上帝。柏拉图先生，您选择了相信理念世界。而我，我选择直面这个没有任何担保的、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意义的世界。我无法“证明”我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，正如你们也无法最终“证明”上帝或理念世界的存在一样。我们最终都立足于一个无法被证明的、我们自由选择的起点之上。

而善的生活，正是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，**真诚地**活出它，并承担其全部后果。你们选择了你们的道路，并为之构建了宏伟的体系。我尊重这一点。而我，选择了我的道路，一条在焦虑中为自由立法的道路。也许，我们永远无法说服对方，但我们至少可以清醒地看到，我们各自站在何处，以及我们为何站在那里。这，或许就是这场讨论能达到的、最诚实的结局。

** (萨特说完，广场上陷入了一片沉默。尼采的离去，萨特的总结，似乎为这场激烈的辩论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剩下的三位思想家彼此对望，他们知道，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没有赢家，也没有输家，只有那些被永恒追问所点亮的不同道路，在思想的广场上，交汇，碰撞，然后延伸向各自的远方。) **